



改正三國志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話說世有恆言，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此古往今來之定例，不如此難稱驚天動地之人材，垂及今日，昌言打倒，不知打倒之輩，即爲有心開創，造成時勢之流，及其成功，新人物即新英雄，顛來倒去，身入其中，未嘗自覺，旁觀冷眼，擲筆而嘆，謂打倒者，特名詞耳，特名詞易位耳，萬古格言，長懸天平，一時人傑，去比恆沙，不但成例不見，打倒，即英雄亦何能打倒也，中國一輩文人，最爲利害，知英雄萬難打倒，而又無力挽回時勢，自逞英雄，瞻戀徘徊，焦思極慮，遂生一策，以無英雄，即無時勢，無時勢將無世界，世界不滅，英雄永生，如欲打倒英雄，非脫身時勢，遠離世界不可，於是幽棲巖谷，不問治亂，唾棄世界，不值一錢，使英雄聞風大駭，相顧失色，自喪所據，趣味毫無，皇皇然將無所之，必棄其鞭筆天下之具，折節來投，以求不獲一夫之教，而后安車蒲輪，儘我受用，嗚咽叱咤，聽我指揮，坐致英雄，竊其成敗，俾四海風雲，收來眼底，萬里河山，歸於掌握，他那笑傲到了極點，也就不再見他笑傲了。

若是者，前半稱爲高人，後半奉爲國父，高人者，高人一籌，國父者，全國之父，高人一籌，則英雄盡皆打倒，全國之父，則英雄爲我子孫，真是出處脚步，都已算穩，天下便宜，被他



佔盡，你看利害不利害呢，故打倒英雄，只此一法，有無本領收拾天下，却須再作計較，如對堯舜，更難說至德要道，便裝成洗耳，假認真作了巢由，遇湯武可以主張革命征誅，即丟下耕釣，忙裏快作了伊呂，堯舜號稱聖賢，自是特等第一英雄，只被他一言不發，洗洗耳朵，且已進退失措，赫得走開不迭，湯武欲家天下，次了一等，便不怕不跑穿莘野渭濱的巖壑，造出非熊非羆的夢話，御駕前來，裂土分贓，親行推轂，秦漢而後，更說不到了，商山四皓，略一露面，竟將漢高呂后二位男女英雄，制伏到不敢動彈，悄悄相告，羽翼已成，可謂胆都嚇破，到了三國，人材鼎盛，英雄自命者太多，頭一個便是曹操，第二個又有劉備，江東孫策，獬兒年少，算得真正英雄，可惜逐鹿丹徒，橫飛一矢，竟爾早死，孫權坐承其後，也要支撐勉強，接充英雄，其餘荊州劉表，益州劉焉，徐州呂布，冀州袁紹，壽春袁術，遼東公孫度，幽州公孫瓚，西涼馬騰，南陽張繡等，不充英雄，便充好漢的人物，更僕難數，英雄有這許多，人民不得太平，逃命都來不及，還有人可以躬耕南畝，隆中高臥，口說不求聞達，却聲聲自比管樂，這位世所豔稱的諸葛先生，誰還能信他不是深思打倒英雄，想做國父的利害文人之流亞麼？但是三顧茅廬，躊躇滿志，一個天下惟使君的英雄，爲他征服了，自己也就易位，不免要做英雄了，劉備梟雄，英雄只算半個，白帝託孤之語，說來何等可憐，心中實在害怕，如魚乞水，怕了半生，臨死哀鳴，以情窺意，不知打倒英雄的文人行事，是不爭空名，只求實際，這與曹操不肯踞於爐火，同一見解，高人一著，即在於此，什麼六出祁山，什麼鞠躬盡瘁，無非做足英雄之實，什麼奉帝遺意，報之陛下，什麼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無非深諱無謂之名，志不在此，其何能取區區劉備，惟知善哭而已。



自古以來真的姑算巢由，假的先算伊呂，並英雄名色，亦不來爭，方使天下英雄，放心入彀，到了諸葛，時勢推移，江河日下，曹劉爲煮酒英雄，不過如此，自覺材力不濟，乃比管樂，標明貨色，高掛市招，已是低了數等，而衣鉢相承，葫蘆不難依樣，綸巾羽扇，居於師父，願早足矣，後人不察，捧住出師表章，尙加細讀，不但不知諸葛之心，恐連劉備都會哭得笑了轉來。

說來說去，無非想做英雄，想造時勢，不知時勢既有否泰，英雄也分等第，本領遂生下，再造時勢，便又不同，不問假用何種名色，都可來做英雄，真是英雄，更毋須何種名色相假也，可嘆諸葛，效法高人，做了國父，名色俱全，有荆益山川之險阻，而不能盡地利，有關張態虎之上將，而不能盡人和，剩下天意佳兵，三分已定，等一派謗咎於天的話頭，聊供後人的掩飾，雖不必以成敗論人，要知英雄成敗，全屬有因，天心天數，論古之士不屑道也，諸葛自知甚明，隆中一對，已將曹吳稱爲不敵，只欺荊州劉表，益州劉璋，闇弱不能守之徒，始敢稱兵，而曰以資將軍欲定三分之局，片言怕硬，已見吹牛，一味阿諛，工於拍馬，這算何等人材，尙何興復漢室之有，曹吳不能自亡，天下始終不變，其無力統一金甌，蓋於言外見之，管樂僅保燕齊，原非統一中興人物，以列英雄，實居劣等，孔門五尺之童，且羞稱之，竟以自況，是祇有偏安之材，並無一統之志，而乃追蹤伊呂，力盜虛聲，未免太苦，復曰王業不偏安，又曰願託以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罪，豈非不量其力乎。

如此說來，諸葛之爲諸葛，許以人材，僅亦方駕曹劉，爲生於三國之一輩平常英雄耳，曹操既死，司馬懿復作，周瑜方亡，呂蒙又死，陸遜繼之，天下有變，曹吳終不可爭鋒，白衣



渡江號亭撓敗外喪關羽內思法正以致免主云殂運移典午秋風五大除一死外更無他途使諸葛能統一中原復興漢室則大英雄生時勢必爲一變不亡漢室將無晉代卽無八王之亂而匈奴羌氏無隙可乘或更無五胡之亂何至中原塗炭民不聊生諸葛做盡張致不得爲大造時勢之英雄實可痛惜而當時尊之爲師父後世拜之如神明三國演義一書今又膾炙人口幾於婦孺能知抑又何故。

曾憶光緒癸卯湖南鄉試頭場五論第一試題卽爲三國人材優劣論場中士子做出不少篇數議論風生文字却亦盡將孔明先生奉坐頭把交椅說來好似曠古無儔仔細一思此非童年先入定卽習誦陳言更有從來惡例恐礙前程恭敬先賢不敢得罪雖不無獨具隻眼的奇材論古有識的舉子也不敢抱打不平公然推倒只隱約詠嘆龔定庵詩句但願天公齊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之微義略惜吳魏材多西蜀材少諸葛雖能一人而已其何能敵的一類話頭來替古人遮羞真是一個個牢騷滿腹冤屈塞喉終不敢伸亦不肯伸世無知音更不必多言多敗空遭指摘又不可伸國人不重真知灼見專主附和盲從大抵如此直弄到人材寥落一無眼光寧不可嘆然亦太半盡爲三國演義所誤演義又誤於正史一誤再誤便人人來正統尊王自非將諸葛孔明抬上雲天不可了這却由後人自誤並非孔明能欺當世以欺後人孔明尚無偌大材具讀書得間全在自己盡信書不如無書就可知三國志三國演義這類彼此相誤的書是靠不住的了古人勘明就裏識破機關不以大人物許孔明的只有詩人杜甫他有二句讚嘆得好其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這詩內英雄二字，不僅指後來英雄，暗亦點明諸葛，不過三國時英雄一流人物究算何等英雄，並不言明，可謂言中有骨，杜子之後千餘年，僅以平常英雄許孔明者，則有曹子問雪，曹子之前，善讀三國，不重孔明者，早有周子大荒，同時更有張子陶公，左子抱初，戴子叔平，都是四海論交，意氣縱橫的脚色，因陶公之介，曹周二子，獲以千里神傾，結成好友，聚首都門，時民國十三年夏也，雨夕風晨，縱談三國，大家意見相同，一位諸葛先生，便成體無完膚，無人欽仰，念其五月平蠻，掃除外患，不爲無功，曹子因許以由今思古，總算英雄，周子道，大英雄造大時勢，小英雄造小時勢，算便算他英雄，惟諸葛所造，僅定三分，尙屬乘人弱昧，剪伐同宗，並非出已全力，造成鼎足，既徵倖成功三分之局，勉強算他英雄，也只能算統一全材三分之一的人物，是一個三分之一的英雄罷了，這方論人不苟，銖銖皆平，隨便恭維，却叫古人軒渠地下，是不可的，衆皆拊掌稱是，周子又道，人云亦云，隨聲附和，大抵出於成年，諧俗已慣，有此腐習，亦不盡爲演義所誤，青年子弟，頭腦聰明者，懷疑正多，如弟卽童而察焉者也，弟爲湘人，所云癸卯鄉闈，弟時年纔十四，正隨叔父家塾攻書，叔父渙舟先生，負有奇材，山林歸老，課讀子弟，優游自娛，每晚餘閑，羣兒輒羈老人講說三國演義，陸續不輟，兄弟十二人，姊妹七人，圍來聽講，無不色舞眉飛，大家高興，聽至諸葛派遣關公攻打襄陽，後方不置援兵，登時全堂鼎沸，一妹年方十二，生性仇爽，恨恨言道，孔明有意傾陷關雲長，從此我再不恭維他了，羣兒和之，却有老人忠厚，安慰羣兒，因歷來皆譽孔明，至是仍不忍糟塌，詳說西川粗定，漢中新得，恐是無人可以援應，亦望雲長出兵馬到功成，豈料全軍覆沒，如此迅速，這是天意如斯，三分早定，區區



人力，何可挽回，冥冥之中，便不由不錯了。大家終不深信，囉囉嗶嗶，鬧至夜午，方搖頭喪氣，唉嘆而散，不意次晚續講，書一翻開，孔明的大小繡像，不知早被何兒將他撕掉，老人忽見羣兒如此胡鬧，生恐神經過敏，竟釀焚書坑儒之禍，於是掩書不說，專舉日後八陣圖，地雷火炮，木牛流馬，一類故事，枝葉橫添，天花亂墜的，大講起來，以爲兒童最愛熱鬧，不去掃興，可以解紛，豈知羣兒先入是主，愈不佩服，更說孔明無大將之材，單知使用玩物臨陣，衆口一詞，老人無術，惟付諸一笑而已，還有一弟，年纔八九歲，於三國人物，只喜馬超，說他纔可算得英雄，聽到馬超兵敗冀城，致憤適廢食，麗兒指呼書歎以笑之，及後馬超身死，每晚自去睡覺，更不再來聽講，三國可見兒童天真心理，大異成人，而小說感化兒童，力量亦屬不小，却不必爲書所誤，看來均自誤也。

張子道：雲長之禍，起於荊州，荊州之爭，孫劉皆妄，以喪赤壁之功，而使曹操坐大，漢卒以亡，豈但諸葛不是奇材，孫劉亦不夠人物也，故三國之中，真無十分英雄者，宋儒龍州李氏，於此貶之，那段文章，會記其略道：

赤壁戰勝，孫劉併力荊州，不肯越雷池一步，北向中原，今日借荊州，明日索荊州，今日奪荊州，明日分荊州，六七年間，以荊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度外，致使曹操坐大，挾天子而令諸侯，得宴然以移漢祚，孫權不足責，縱敵自私之罪，劉備亦不能辭。

張子復道：推原其故，盡誤於隆中一對，當劉備走依劉表，地亦荊州，乃知勸表乘操北征，引兵襲許，自得諸葛，深信不可與操爭鋒之言，復樂三分霸業之利，身有荊州，志反綏



矣，諸葛明知大勢，終不此謀，其不輕出一言，令向中原者，欲堅一許偏安之約，而信三分天下之策，眩材立智之人，罔不如此，此外皆非所願陳，非所願問，要結主心，政期寧氏，至忘大計，非不知謀也，故曰，自誤誤人，莫過於隆中一對，所以襄陽之援，號亭之敗，諸葛置身事外，自匿不遑，袖手不迭，大抵師心自用耳，千古之下，至不可逃於孺子之口，公論可畏，如是如是。

周子道，豈惟孺稚之言，尚有女子之議，日者流宕京師，聽歌自遣，有名女伶李桂芬者，才地聰明，神清骨秀，余以偶傍粧臺，過從清話，一日，其師教習連營寨亂彈一曲，紅牙初罷，來問劇情，余因本演義，畫角描頭，說得活虎生龍，有聲有色，正在津津樂道，興味無窮，桂芬忽止余問道，這時諸葛何方去了，其往抽大烟也乎，一言而余語塞，輒亂之道，唯遍覓烟家，亦未尋得臥龍踪影，不知又向何方高臥去也，一陣捲簾，突梯而散，你看如此譏評，勿謂後世優伶女子之口，即不足畏，說到大儒，更多目光如炬，何只有宋方余及冠，又隨叔父船山書院，負笈游學，獲接王湘綺先生席，一日奉讀先生古風一首，其詩曰：

秦兵取蜀燒犇陵，吳人上峽燒蜀兵，鼙鼓連天動江水，臥龍空守八陣營，平生只解吟梁父，錯料關張比田古……荆襄湘越勢首尾，誰令驕將開兵端，江湖咫尺不相顧，空復馳驅五丈原……

當時讀罷大喜，急錄寄以告家中弟妹道，當世經師，也同我輩夙昔一般見解，曷速快讀，弟妹傳誦，喜亦不勝，宋儒之論，尙屬迂闊，似未入骨，英雄心事，不能服也，湘綺先生縱橫儒俠，爲世所稱，此詩足令諸葛不寒而慄，從而首肯，清初王船山先生，卽有似此論議，



無形流露，自亦英雄所見略同，惟船山但說雲長剛愎自用，諸葛無術指揮，所謂不肯明斥古人，爲諸葛少留餘地意耳，據余所見，就當日情形，細爲推測，雲長與備同起患難之中，自家材武會不讓人，史言諸葛初臨，關張不悅，似於諸葛卽能何等折節恭順，更處處受其節制，此爲人情所難，何況英雄疎忽，可決其萬辦不到，孔明一介書生，南陽高臥，無人過問，還喜自比管樂，一日玄德百般推崇，奉迎備至，己是登泰山而小天下，目中一位威名蓋世的雲長，獨不甘居卑下，隨意酬對，心中自亦難於釋然，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這種纖芥微嫌，就不免日就月將，釀成日月之食了，後來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六出祁山，鞠躬盡瘁，看來不盡由於感恩先帝，或竟出於我負伯仁的一片衷腸，激發起來的，而到此地步，成敗利鈍，也就自知不可逆料了，故陳壽三國志，看清諸葛此點，不善將將，只說他一句，將略非其所長，這是古人不肯盡言的長處，只令後世從此六字着想，則當日情形，卽能長思得之，而是非亦見了，以所謂之史筆，到了湘綺先生，身爲儒俠，議盡縱橫，己周歷兵間，往來湘蜀，失時不用，悵觸懷古，回颿搗鼓，擊碎唾壺，不覺一時感慨，無意中將兩千年底賬，衝口揭破，却亦言出無心，並非撥開了灰，還要尋孔明細算，故意與他搗亂，諸君子以爲何如，周子言訖，大眾一齊鼓掌，讚服他這一大段崇閣透闢而又忠厚委婉的名論，此論一出，便壓了卷，於是相與太息諸葛不已。

左戴二子，出身軍校，軍事學問湛深，戰陣經歷更富，乃又從將略一語指其得失，果然諸葛確亦非其所長，其不能遂成一統宜也，二子之談未終，東方已白，時軍閥紛爭，海宇騷動，良夜長談，偶然方得，卒不可續，續亦匆匆而散，聞鼓聲而思將帥，愈覺統一材難對。



秋風而謂猛士，愈懷時勢英雄不已，正不知今日時勢所造之英雄安在，而未來英雄所造時勢，又何如也。漸對諸葛不敢多持苛論，以相厚非，人同此心，遂竟互約不談，四目相看，無不悒悒寡懽，皆至無法遣悶。

一夕，坐中忽添佳客，爲丹徒宋子小甫，才清體弱，善病工愁，小疾新瘳，來成不速，同人羈旅他鄉，憐伊憔悴，羣思慰藉，欲整清談，周子忽道：日來擬編戰史，以紀民國英雄，衆因乘之，抵掌而談，屈指而數，首溯民元人物，代撰回目，以次而下，爲袁世凱頓兵信陽州，黎元洪夜走武昌府，黃興兵敗走江寧，孫文棄位讓總統，漸至李純兵進九江口，林虎大戰小孤山，蔡松坡雲南起義，陸榮廷廣西稱兵，又有呂超兵入成都府，葉荃暗襲天水縣，于右任兵困三原城，劉存厚敗走神宣驛，不過數了七八年，已無一日安寧，竟是四海波騰，萬家烟滅，民生凋敝，元氣摧殘，大家同聲浩嘆，誰也不願朝下數了，本來想助高興，轉成神消氣沮。

周子有識，不許談今，重聚說古，以稗官爲限，乃及水滸，許爲盜經，吳用宋江，頗開舌戰，或舉其續部，又及盪寇志，衆痕疵之，謂著者軍事學識，非常粗疎，筆墨語言，更無分寸，寫陳麗卿劉慧娘，非如唐傳樊梨花，卽似三下南唐劉金定，終不離一類卑陋舊稗官彈詞惡習，不足言也，不如仍論三國演義，周子等意興頗舉，又竟一夜，遂道：民國偉人戰略，愈益無地恭維，戰史之作，曷卽作罷，三國時勢，既造有若許不大不小英雄，何妨卽爲一千英雄，代造完成一統時局，以續演義，以正三國，以祝民國，以啓稗官，殆無不可，今戴子既爲馬超抱屈，便可首集同人，齊合心意，共將一部二千年舊案，快意推翻，來爲馬超趙雲



一時名將抱打不平，令其吐氣何如，然文章游戲，雖說紙上談兵，隨心所欲，而所有人物性情，軍事編制，作戰進退，機謀策略，一應事情，却須正當於理，相準於情，不違時代，不入新知，即採演義原來體裁，期以符合中間主旨，應極言兵凶戰危之道，嚴申黷武民受之戒，軍行所至，猶如飛蝗蔽天，草木皆盡，紀律之兵，民猶無可避禍，無紀之軍，曷喪岱亡，只在自焚遲早間，這宗古義，不憚反覆開陳，以昭炯戒，是爲本書立言第一要義，未可以小說荒唐，自小而自陋之也。

羣議既定，商由左子任編制調遣，戴子任考證典圖，張子任參議計劃，曹子任後方支配，周子自任執筆，曹子從而副之，以助添毫，自此一日一日，演將起來，獨周子執筆之初，回首童心，平白地又重添無限感慨，正是。

青燈受讀，想當年卅角之時，絳帳生悲，憶故里嬉遊之日，欲知如何翻案，且聽下文分解。

異史氏曰：此一部三國史論也，有總論，有分論，有人物各論，有政治，軍事，倫理，文學，諸學問，有社會，男女，忠貞，善惡，諸界說，而無中生有，極空中樓閣，烟雲飄渺之奇，按之則虛而能實，盡虎嘯龍驤，風雲變色之態，轉令人攬古懷疑，有不信正史之慨，真才子生花筆也，乃文章浩瀚，洋洋數十萬言，鉅製之作，起因於兒童嬉弄，青燈受讀之時，以使豪傑英雄，於地下從而吐盡骯髒之氣，大慙巨惡，尙於千百年後，不免誅心褫魄，莫逃斧鉞之誅，不亦奇哉，是又何異孔子春秋之作也，然春秋之作僅能使亂臣賊子懼而已，未嘗能使正人君子賢材英傑，色然以歡也，今爲之造時勢造英雄，不徒使賢材英傑，一一歡顏，且



能使三國人材一齊吐氣，必古人之缺憾彌，而后胸中之塊壘消，夫豈曰弔古也哉？吾知古人地下有靈，必一讀一鑒，將藉是書自賞復以自弔也，能使古人死後歡極而弔，弔極復歡，書中之人如此，讀此書者將復如何？將見書外書中，書中書外，人人皆弔，人人皆歡，以至於不弔不歡，儵然兩忘，如是而此書不得不傳，不更奇哉？奇事奇文，眞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安得不讀之而痛浮大白。

奇書之出，不過起因於三兩兒童，而奇書之作，又由於獲讀半章詩賦，於是放胆著筆，成此奇文，不惟古人因之色然以歎，慨然以嘆，卽當代經師如湘綺先生者，亦將掀髯地下曰：後生可畏，不圖吾且因此而別有所傳也。不又奇哉？傳古人乎？傳今人乎？抑將以自傳乎？問之著者，果作何轉語以答我也？又何今之可傷歟？惟無可傳，乃始可傷，雖然，著者傳矣，湘綺傳矣，今之不足傳者，亦無庸多傷也，惟其無傳，更不必傷，如或可傳，則傷寧不多事？不不傷之傷，是謂大傷，故弔古無非傷今，而傷今固莫如弔古也。湘綺必曰：匪古可弔，而今可傷，老夫之徒，必爲我傳，顧傳湘綺者，每於周氏斯獨非咄咄怪事，可謂有緣之至乎？涉想成趣，爲之大噱者累日。

稗官之家，汗牛充棟，今之率爾操觚者，舍邯鄲學步無由也，自小說故分門類，爲偵探，爲言情，爲社會，爲武俠，一分再分，鄰於市估，於是小說益不可讀，不知小說卽文章也，千古文章妙手，無不自具爐錘，古之所傳如三國，如紅樓，如水滸，如聊齋，如儒林外史，如鏡花緣，凡膾炙人口者，殆無不各關蹊徑，不同於人，會有何門類可分，定於一範乎？其步後塵者曰：續曰：後曰：再曰：乃皆不得並肩以傳，是故知文章無定法，非可有類以傳世也，世



之人獨喜以此號召，眞所謂不知文章爲何事，小說爲何物者，眩醜而已。鑒者之美，豈必病於捧心歟？因知捧心之不得爲美，而美亦不盡在捧心也。倘使捧心卽美，則美人雙腕造物必不使齊伸，流紗時之美，抑又何如？曰：其美在病，然則病而卽美，死當更美，愈無是理矣。美自天成，文章亦天成，效顰之不得爲美，蓋猶文章之不得相同，而更可以類相從也，以類從同且不可，況而人云亦云，等於勦顰，是豈可以卒讀耶？

舊小說喜續，新小說喜複，皆不能自爲文章，亦不可列於文章，無非拾人牙慧，徒污小說名稱而已。不續不複，則非別出心裁不可，吾於此書得之，何則？舊小說無不可續者，獨三國演義，根於歷史，不可續也，乃不續而續，續而不續，因古人之名，而變古人之迹焉。新小說，無不各如其類者，猶翻案一類，向所無有，是不複也，乃不脫歷史面目，而成歷史小說焉，則又不複而複，複而不複者矣。鑿空之談，向壁而造，無一處不大壓於人心，無一事不悉合於情理，此誠絕妙文章，絕大文章，麟經之筆法在實，此書之筆法在虛，以白描爲斷案，寓翻否於無形，謂非小說聖手可乎？且不得以小說視之，直太史公所應爲攔筆者也，故曰：此一大部史論也。



改正三國志卷一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遺趙雲

話說千古相傳，那來信史，人生在世，必重人倫，我國有五千年歷史，肇造民國，只十餘年，以前歲月，都爲君主一味專制自私，烏烟瘴氣，大家眼熱，自然皇帝鬧個不斷，此仆彼興，你爭我奪，真是改朝換代，殺人如麻，篝火狐鳴，揮戈問鼎，一登大寶，新的稱天命，舊的誅一夫，新的附鳳攀龍，舊的除根斬草，誇說興朝，自稱盛德，沽名釣譽，便又來修前史，貓哭老鼠，本爲哄人，那裏信得，若問執筆之徒，不是前朝舊臣，便是新朝功狗，戰慄歸命之餘，匍匐天威之下，一個良心早喪，一個氣骨毫無，一般都是不識人間羞恥之夫，阿諛求容，摸稜固位，自保性命都來不及，那還顧得後世唾罵，敢不歌頌新朝，貶削前代，內諱外諱，以辱主知，不但十分避忌，且須百般附會，才能著成一部加官進爵錄，仍莫測天顏喜怒，要他去學董狐，真無這種胆量，自求獨有千秋，尤無這種心肝，如此一來，一代史書成功之日，便將前朝史蹟，遺存的一點蹤影，一併化作灰飛，送上雲端，所以古往今來，並無信史，除起枯骨而問之，或尙能言一二，此外覓遍人間，恐竟不能得到隻字的信史了，有心人痛心疾首，乃著野史，以遺後人，讀書之士，好古敏求，因重野史，不厭多讀，梟雄輩出，知正史欺人之力日微，復依正史，亦著野史，而亂之，於是野史又不足信，其足信者，皆不同於正史者也，卽如三國演義一書，迷人最甚，其大體同於正史，而稱諸葛將才，非附鬼



神，卽同兒戲，安危大計皆失之，諸葛殆不如此，是此類也，蓋不足信云。

說到人倫，亦以帝王之故，後增爲五，古者朋友自抑，以君臣相謙，動曰主臣，帝王旣起，假名爲用，聖人垂君臣之義，比於朋友，不許人君妄自尊大，是君臣不過稱謂，倫常合於朋友，本無此倫，竟出諸上而冠於首，豈不大謬，卒以人生只有四倫，民主一作，不倒而倒，其餘四倫，人旣不能一日無家庭，復不能一日無朋友，自不可滅而必重之，苟違此義，無異自棄於社會，天地雖寬，何以自立，故忘恩負義，棄親賣友者，將必無地自容。

三國演義，稱徐庶懷才不遇，市上佯狂，殺人報仇，薦賢走馬，固豪傑也，而感劉知遇，致身圖報，忽將其母忘爲將護，生被程昱冒充手筆，誑人許都，致成不忠不孝之徒，而死老母，與王陵趙苞輩，一例抱恨終天，其擇交不慎，知母不明，謀人不忠，事賊不智，何至如是，雖說才人疎忽，策士縱橫，但抱各爲其主之心，都無推己及人之念，而徐庶旣亦人材，不當竟至如此，不可收拾也，有謂古之謀臣，卽今之政客，類多谿刻尖酸，不留餘地，方以類聚，始及程昱，陰謀無後，鬼神所忌，宜蹈此報，此仍過信亂真野史之言，比游京師，於爛紙堆中，市得古本三國舊志一冊，所言三國戰爭，諸葛徐庶一切行動，均不同於相傳之演義，三國結局，且不同於正史，後有跋，跋謂三國史籍，亡於五胡亂華之秋，世傳正史，出於僞作，胡惡言漢，故以天下屬魏，魏者僞也，又以故老相傳中興，流在閭巷，不可盡掩，則於昭烈書正統以亂焉云云，是三國野史，其真者尙在人間，亟思以廣流傳，惜早佚失前半，其書自賺徐母入都始，亦不知何人所作，要自可信，爰參酌而錄傳之，更名改正三國志，以別演義。



書歸正傳，却說曹操聽從程昱之言，將徐庶母親誑入許都，教程昱好生侍奉，賺到手筆，假造徐母家書，不言曹劉短長，只說年老多病，久不見子，倚閭深念，寥寥不過數語，加緘封固，差令在館侍役，與庶同族的一名鄉人，教以語言，許之歸來重賞，此人小名狗頭，心術素壞，貪金聲諾，去到新野，來賺徐庶，改事曹操，當下收書領命，辭過程昱，逕奔新野而來，一路夜宿曉行，不數日，已至新野，投書求見。

時玄德正因單福軍師說起，當世賢材，有琅琊諸葛亮，襄陽龐統，人稱伏龍鳳雛，皆具經天緯地之才，治國安民之略，均在此間襄陽山中高臥，極力推薦，玄德大喜，立備二分厚禮，命關羽往南陽臥龍岡，聘請諸葛孔明先生，張飛往襄陽龐德公處，聘請龐士元先生，並囑縣中預備迎接，關張領命，單福軍師又囑咐二人不少言詞，親自送出門外，候其登程去訖，回身進內，不到一刻，忽見縣役走來稟報，外有軍師鄉間人，說奉徐老夫人命，來見軍師，單福聞言吃驚，即令引入相見，來人禮畢，呈上書信一封，單福忽觀封面，老母手筆，眼中淚落，玄德不知何事，慰之道，軍師勿憂，曷拆此書視之，單福將信拆開，上寫開汝近佐劉使君，十年遊蕩，幸可立身，老身為曹公迎至許昌，年老病深，恐難相見……以下字跡，頗然模糊不明，似老人手顫所書，不可復識，單福讀罷，揮淚痛哭不已，玄德對坐相感，亦歎歔不置。

單福哭罷，問來人道，來時太夫人進膳如何，狗頭道，小人來時，太夫人思念軍師，日止一粥，福聞言，愈覺悲痛，對玄德曰，福不材，本欲佐將軍共圖大業，今老母被囚，方寸已亂，不能更在將軍側矣，敬啟將軍，僕實姓徐，名庶，字元直，潁州人氏，因殺人出走，變姓名為



單福蒙將軍不棄，獲侍左右，將軍大仁大義，定不忍庶母以庶故，囚死許昌。倘令庶得見老母，德恩如山，沒世不忘。玄德慘然道：「軍師何出此言？備一時疎忽，未能奉迎太夫人，致高年而入許都，軍師又無兄弟，備何敢以一己遇合之私，妨軍師大倫天性之孝？只乞少留祖道，以申微戀。」軍師即可擺擋一切，早赴許昌，侍養承歡，同爲漢臣，何須介介？庶聞畢，甚感玄德光明懇至，十分仁義，不覺流涕下拜。玄德伏地相還不迭，便命左右治酒，與軍師餞行。

酒過三巡，人報趙雲巡防回城，進見玄德。玄德命雲入席相陪，並告所以。雲以前破金鎖陣時，得知單福才高，大爲嘆服，忽聞將行，心中凄然，面含不捨。庶亦服雲，甚爲投契，相對更覺感愴。酒筵未畢，天上烏雲四合，忽然大雨傾盆，一連三日三夜，庶不得行。新野城中，水潦縱橫，城外更泥深沒膝。徐庶見母心急，不顧所以，天色稍晴，便辭玄德，帶一隨從，與狗頭上馬出城。玄德與趙雲、孫乾、簡雍及全縣僚屬人等，送至城外，猶自依依不捨。徐庶拭淚阻之，玄德見不能再送，一時悲從中來，不覺放聲大哭。一行人無不落淚。惟有下書狗頭，見徐庶果能中計，不難獲賞，心花怒發，面上獨呈喜色。却被趙雲看入眼內，忍不住未言，逕同玄德等與徐庶灑淚而別。隨護玄德一同還城，只心下狐疑不已。玄德回城後，仍命趙雲出巡屬地，雲領命，因一人愈想愈疑，覺得必有別因，惟恐徐庶在路有何不測，且不去巡防地，連夜單人獨騎急急出城，竟蹣跚地追蹤徐庶而來。

却說徐母應該五行有救，這下書人狗頭，原是個鄉下農夫，向未騎慣馬匹，又遇大雨新晴，泥濘路滑，深不見路，只隨徐庶馬後追趕，行至一處，路有大石，庶馬越過，狗頭慌張